



象山先生全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

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鷄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二

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

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疊疊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己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

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荅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乎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

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為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

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詭詭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扒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疣乎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誠能無毫髮已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

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

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
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二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
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
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
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
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

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
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
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
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
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
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
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
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
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
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

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恒馬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為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柰何況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為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真正畫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會而沛

然有以信聖賢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為尊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

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為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與陳正己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遼入薊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卧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

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騁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螭螟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

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輩生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騁之私憂思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喜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二

近聞與淳叟同為踈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前日頗有不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羽翼光初隙未昔賢猶或蹈之今二公亦加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闢釋氏絕不與交談亦未為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蘊知其所蔽然後可得而絕之今於其說漫不知其涯涘而徒以名斥之固未為儒者之善第不知其與棲棲乞憐於其門者其優劣又如何耶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猶為常人之私利不細政恐陰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叟正已輩恐時儔

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若著實理會雖渠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已相處之久不敢不直言

與張誠子

泰之出所惠字知書劔已東躊躇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為子不滿傳聞鑠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祿勲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俟俟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為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為之過多在於迫切糾急以此為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猶愈潛為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

與張輔之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與饒壽翁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湮沒

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瞻敏淫朋醜徒

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
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
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
中神褫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
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
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
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
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
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

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參之

三

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照
映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微聳川增中
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
未厭所望豈離群索居網弛棟枕市井群兒之態復
得為崇於吾象山之顛耶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
也

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

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
摧鋒陷陳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為苟
免之計此亦安能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勉耳
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為我斷之

五

得信承居山安適甚慰近詩尤佳真有陶韋氣韵可
見所學之進來書著察磨礪四字不可連用若云磨
礪不敢懈日有著察之驗則可蓋著察二字是效驗
察字尚有两用如省察加察熟察則是我致察於事
理人物若事母孝故事地察舜察於人倫易言察於

民之故史言其境闢之政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
明察物無能逃者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孟子之行
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處其義
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為效驗明甚此用字之疵
也德固不別紙本末先後之序切不可使倒置也

六

閱人之多益知人材之難蕃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
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沉静琴書之致深造自得
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繙選粹晉書皆盡
帙無遺材力優贍誠難其葦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

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
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
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
為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冤乎鄉黨隣里
莫不傷怛况吾壽翁乎今已為立嗣子名曰紹孫乃
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塋地未有塋期恐欲知之耳

七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粗存大旨雖不及詳看
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無足采大抵文
理未通散文字句窒礙極多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

此等可以立曉比見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喻
居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為未能曉此其文既如此則
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鄉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不
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比數書又粗存
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姑存故事非胸
襟流出之辭決矣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汨
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無復髣髴矣遂獻愚衷或冀
自此幡然為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

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
自以曲折之意為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
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即此
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
埋沒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
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荊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
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
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
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朶頤云哉

與張季悅

盛僕凌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
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息而登車輒
霽獨垂至而值雨至此踰四日矣白雲繾綣日相周
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
縹渺呈露數峰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
也應朱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盛僕來取
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為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
雅諭宜不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
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兵資盜糧之愧
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

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惑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折使是非邪正判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鄉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絕乎季悅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二

承諭新工但覺健羨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止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為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讐方敵國苟以不為所搖為吾效

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辯實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天下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反是則為無道當無道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阨窮禍患甚者在囹圄伏刀鋸投荒裔當此之時則勢專為主群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持此理洗濯流俗

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時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為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繆為厲民之事

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群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為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儻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旨歸所當先辯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為道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務不知

類

與黃循中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虫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

象山全集卷之十二
亦不厭於此也

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謬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為其所引辯於其不足辯耳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章示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辯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垂示晦

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語

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為聖賢地位又如何為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盛价至此偶

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占復山間朋友
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
為別諸事紛擾亟取紙作復處甚不能倫理近有復
元晦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
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
也

與郭邦瑞

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託拜意近亦嘗
得家問否今為况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風
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

野輿議言之耳未知修身之內其議論又何如也良
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縱
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
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
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
乎區區周發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遷除未
足為門下言也姪孫濬處太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
近亦少進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仲

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書但託邵機宜趙通判

象山全集卷十三
道意至今歆然前者蒙丈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侍下達之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與潘文叔

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雖為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于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况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植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荅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文叔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空惚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并以遂傾倒

與朱子淵

五月間拜誨劄之辱備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沃教以調度詳細賜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感載之至某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為有無日負愧惕疇昔所聞頗有本末向來面對粗陳大略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

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為東省所逐患失之人素積疑畏而又屬有儉狡設辭以嗾之故冒昧出此亦可憐已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遇哉寬恩畀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繙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婺之憂益所不能忘也何時合并以請教臨楮不勝馳情

二

稍不訊記曹日益馳鄉廬陵積弊之餘仍以旱歉調

度有方無異豐歲惟竊健羨某屬方登山同志亦稍
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槩言之此來益發其秘殆
生平所未見終焉之計於是決矣唐僧有所謂馬祖
者嘗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又有僧瑩
者為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每惡山名出
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
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為堂在寺故址未愜
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盼山形宛然鉅象因名
象山輒自號象山居士山面東南疊嶂駢羅近者數
十里遠者數百里縹緲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簷間

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憩層巔東望
靈山龜峰特起如畫玉山之水盖四百里而出於龜
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
群峰嵒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紫紆泓
澄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
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
卑下夷曠非甚清徹目不能辨常沒於蒼茫煙靄中
矣下沿清流石澗曲折分合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
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用其間可以終日造
物之遺予多矣執事方書外庸竚觀大用以究厥志

異時厭飫綠野倘有意從吾游乎世昌山陽之行錢
君禮之甚厚僕夫探囊以窳搏手來歸甚哉其窮也
此公超尚甚奇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肩
共耕學於此矣因其遣還借兵草草寓此問訊

三

去冬遠辱記存尋已具復駛哉青陽行既厥事矯首
南山豈勝馳遡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去臘以敝廬迫
隘不得已增葺數椽然其事盡付之猶子了不相關
所困者獨書問賓客亦無暇日耳用是欲嗣致尺紙
因循迄今一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

環布錯立白雲往來其間遞為隱見彌旬未解頗盡
奇變前峰蘊秀深藏時於白銀世界中微見一二乃
知退之所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宇浮修眉
濃綠畫新就盖得於親目非臆想也數日始見根底
朝陽麗景明若圖畫暮燒聯光爛若綺繡楮氏更端
停毫注目天君已復縹緲於薄雲疎雨間矣相望數
千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庶幾無異於合堂同席
也

與薛象先

閱邸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降歎然愛莫助之柰

何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強人意鄭溥之似不及前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惋惜之足下尚能有方略及此乎某居山雖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興善為刀劒者亦須好鐵吾雖屏居未必不為足下出山爐也祠祿之滿儻復畀之似亦未為空餐也舊與馮傳之一書謾錄往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不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此是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第二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錄往試覽之

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決之矣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尚同一說最為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况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不知孔子時固未見佛老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排其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為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

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嘗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尚同之說以胡君之淳慤無他議論猶如此他尚何望

與羅春伯

適聞晉貳奉常鄉于柄用深為吾道慶大蠹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藐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為不又

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閱來示尤為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盖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决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

臺端逐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群兒聚戲雜以獯豸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鄭溥之

趙仲聲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後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功報服即登山為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為學本末今往一觀游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臆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

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叙黜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凜凜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

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由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對事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為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季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

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槩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以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為天意象類而然則愚以為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為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徧重實未一貫故言根原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

却覺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
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
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着鞭焉

與馮傳之

春末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
之幸敢不贊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
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
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為
外面擾動是矣若眊眊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
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大

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
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為大天降衷于
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
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
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
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傳之氣質恢乎似
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為高加少為多耳願益勉
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

與朱元晦

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竟不起諒惟傷悼前月來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某不肖禍釁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不起前月末甫得襄事七月末喪一幼穉三歲乃擬為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寢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為苦數日方少瘳矣傳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在肆渠自云

聞某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刊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子淵子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不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耆德殆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

輔石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
豈抑自此有意推賢耶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
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暫將使
旨則輶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
仰為之一新矣竊料辭免之章必未俞允願尊兄勉
致醫藥俯慰輿情縱筋力未強但力疾卧護則精神
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善良有養奸惡知
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顧泉石此尤區區
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莫助
之患倘得長者一照映之為益又不細矣十三卷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耳此理
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
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
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
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
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
實可慚耻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

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辯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與包敏道

為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二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

新山金集卷十四
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與嚴泰伯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二

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荅君玉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

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平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每每反用以滋其繆耳真不徇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為此道勉旃

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

象山全集卷十四
但俗習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為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

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為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與羅章夫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

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

與廖幼卿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為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為之杜絕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

運用故如此耳此不為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幡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為害矣

與傅齊賢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執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為而茫然執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與胥必先

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說得

此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為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此卦為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二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為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久雖粗加墾闢若畚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為肯來是幸

三

蒲稍綠耳尚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為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與蔡公辯

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所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看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么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為別所錄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為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為缺典老夫平時最撫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不

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為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即此便可自省安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為動皆乖繆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與張德清

積年聞季悅元忠諸友稱道盛德比歲屢得款集益有以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自養之舉尤切歎仰近者忽又聞有不肖道士以淫侈不軌之事誘

引小子健訟以相誣毀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遂初志何必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為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為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游當問道之勝負不當問流俗之勝負又聞季悅言德清其初浩然有引退之文且欲別求賢者以嗣其事而盛族乃有茅不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猥之言切不宜以此等語虧損盛德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頭共談大道此乃真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應朝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况慰浣良劇山房比年况味想盡得之帥漕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訃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朋友寢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興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迷繆之甚急於舊書問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發此以啓之後在臨安解舍中相會見

其事役匆匆神志不定不欲出示却語及之渠力索
觀略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
能辦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
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
臺閣益令人憐之耳閱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
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
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
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
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與姪孫濬

家間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
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盡公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
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諂事權貴陰為讒慝
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為少
司成又進而為大員乘之醜海內羞之今賢關之論
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為士而所
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鷺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
關雎亦驚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
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
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

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
文不難辦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
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
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
失其靈耳群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為
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
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為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
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况
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二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
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輿夫相迎始復為一
登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
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
無倦志耳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
能相之乎按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
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群小則固皆馳君子於此往往
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
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閱
舊藁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

及此文可也

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伯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

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着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已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已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為國為然哉為家為身一也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四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人者非

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樂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皇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

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
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為近正
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為已曉則當有進益有書
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
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母謂已盡知之
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疑不妨吐露當
盡為汝剖白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
季嘗一致禱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
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上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
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
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疎雨見應未
蒙霈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効
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

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為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已為是以他人為非耳當與之辨

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為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摺著說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說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草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

象山全集卷十五
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
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為尊為貴為上為
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
數等事皆藝也為卑為賤為下為後古人右能左賢
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執不多也曾子曰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
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
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
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

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其說以增其價真所謂市道
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
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為
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
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
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不知所決擇譎妄
之情狀大槩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
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二

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

象山全集卷十五
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
在此要亦不必看若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
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
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
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
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實師友妄
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
謂之繆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為

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
却儘勝誑妄之人為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
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
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
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
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闢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
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
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
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
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為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

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慤者雖不談學問却可為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為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却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孫季和

茲以書至發讀知已溯江而西既喜聞動靜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夫

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謂失計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如蛆蠹如蝨賊以自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至今茅塞每為悼嘆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也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間為况要

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着鞭則自相孚矣總卿之疑不必論可矣

與唐司法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魯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薄遽占復草草

與傅克明

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為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力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為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

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視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與章茂獻

某承乏於此懍焉朝夕祈於斯民渺若航海間巷熙恬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有指是以為效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

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流濕就燥物以類從心所同然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薄精粗之辨情偽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至其絲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何敢徂饑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與羅春伯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

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閒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

拙鈍之質廼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有啓劄今
皆未辦所恃群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
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
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
寒為國保愛

與薛象先

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視諸事
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更
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
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脉蓋有在號

令刑政之表者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
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三年
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
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
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為來歲資者又當取
諸其中軍資庫尤為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為然不
為之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
比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
惠董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
勇又適秋閱見近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聖節

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甃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率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為之所荆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為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為城於此元善聞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

城見劉宰言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閱畢便發手為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役錢等令民戶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為鐵錢地分民戶難得銅錢為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于朝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

家山全集卷十五
稅錢後錢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
民之請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
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今歲計方窘平時所
藉者商稅比以邊郡權禁嚴甚商旅為之蕭條此兩
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戶輸銅錢於郡計亦
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為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
免貼陌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
更望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
地分無幾決無他處援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聞此
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執其咎切幸痛

察力疾布此未暇他及

與朱子淵

某才短智拙不習為吏作此乘障真如面墻初聞是
間素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來庫藏占壓頗
多所入有限未易還補元章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
八千有奇今纔五千耳蓋元章椿留萬緡為修子城
計略會其費曾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平
占厭之數未知所償讀所惠三記不勝厚頽駑驥之
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今甫定簿書未及深
究更須旬月當稍自竭稽其本末詳以求教刀圭一

粒想無吝也使風能豫以其凡先施充所望也
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雖其駕
蹇每自策勵庶幾十駕其於當世賢才每懷隣富之
願有如執事豈宜久於南服北來紛紛多所未喻何
止教民兵一事伯駿得衢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弓
恐設施處未必能盡其材也元德直節已報行矣時
事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嘗不相關也發明
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涵養以需之明主可為忠言
便當拭目

與劉漕

計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伏自使華之東尺紙問
訊亦復闊絕懷仰盛德我勞如何杏山崔嵬蒙泉清
澈金蓮在底華葉可數民愿士淳易於開導作姦為
崇者姓名可記藏拙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
限頻歲送迎寢爾空竭榷酤商征今日所仰比來並
邊法禁日密行旅為之蕭條場務日入頓以虧損迂
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吳仲權得武
岡尚遲次傳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禮之
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
裕如也鄧文範為丞德化政聲甚美常攝兩邑皆整

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皆向來會中客
恐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吳斗南

易古經為貺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塞宇宙一
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於是而有辭有變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後世聖
人雖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
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為此言也所知必

至乎此而後可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
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於所聞枯於所見不能自
昭明德已之志不能自辨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
之業斷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撰著之法皆襲楊子
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大
玄錯亂著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強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
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嘆也何時合并以究
此理適值數日紛冗撥置占復草草必有以亮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麈慰浣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謁爲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戰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戚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尚幸裁恕小兒頗能道餘教萬一警策多矣荊州邈率視州郡爲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比方稍修其籍革頂名之弊圖致請於大府丐與隣郡

爲約以絕逸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意即已行下
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逃卒投募在此捕
者尋至即令擒去矣敝邑自某入境逃卒亦不少有
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差人跡捕或恐此輩群黨欲丐
移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爲之應援倘蒙捕獲亦可懲
後也干冒威尊不勝惶恐

二

某備數屬壘倏閱半祀名雖北鄙寔帶嚴城光潤所
蒙最爲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瘵敗無非大府之賜尺
牋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泳江湖而忘

水揆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首
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
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
志勉竭駑朽靳無負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
累門下伏冀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
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邇皆
缺弗致今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閔雨之誠尚賢戢姦之旨可謂
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

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耻同
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
必在已相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
獻其宜仇然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羲如響人
得所欲殆莫知初說爲誰主之也仰視臧私之訓妄
謂或庶幾焉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報今茲旱勢可
畏殊甚襄鄂之間沂漢之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
不得進漢上雨暘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大府具知
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嘗具稟續加詢訪舉亡異辭敬
邑初六日致禱雖未即得霈澤壇遺之所朝莫致敬

祠官未常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徹四無纖雲既
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自是日及今
陰雨無曠日境內獨襄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
之夕自城上望雨色如黛震霆爲之達旦十二三間
襄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淞江
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比日郡城乃始霽
霈南鄉最早處亦且得雨雨意至今未怠當陽亦十
七八以來雨始加大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相去甚
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
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

但分水陸陸田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爲早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俗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渚水處曰堰仰溪流者亦謂之浴蓋爲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爲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邇大府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

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田相類矣少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三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視其田計其龜坼者十
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今種晚穀及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輒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四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光蒙接
遇之寵爲幸厚矣家問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有
聞民有姓易者爲乏食戶強以錢取去倉粟或云在
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內方
此詢究尚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比來雨澤無
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偶天陰與僉判
教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
盈溢向曾龜坼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
未插秧者今插已過半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插秧

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脩陂池不
事耘耨則皆枯死此地情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
措置革此習又未知果能革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却
多中稔爲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
不能不病水耳襄陽唯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皆久
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
澁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自北
來者却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沔未知此後如何
又傳北界旱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
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

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內外獨恨華夷首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德施仁風獨有限隔君子之憂未容遽釋旦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爲有日矣春間趙路分良弼來閱禁旅介然如古節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冶下風者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爲哉長林汪宰初甚不堪姦民之訟既見其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爾即遂釋然奸民肆

其欺罔以快私忿真大蠹也長林具析申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昨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嘗有折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理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即具申也近日以所獲劫盜中有二人是攫客稍以榜約束之兼聞此輩群黨擾寺觀與鄉村民戶頗甚故不得不裁之亦不敢以稟聞也西蜀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爲盜猶可憐也此上雖雨澤粗足尚用

懷懍日俟教誨以免罪戾伏幸終惠

五

稍疎記室之詢徒積傾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瀕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茄麻粟皆爲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檄而出者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爲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澇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鱗次岍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負米者本軍今歲以民艱

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糶幾二千石見椿糶過常平錢二千緡倉臺公移踵至催以此錢趲時糴米以備來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糴而來糶者絕少比數日以來米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糶近來屢謀出賞榜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輒以恐有遏糴之嫌爲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吏復爲遏糴之說昨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評吏言果出於公平抑有私意

手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爲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恠事未施行已蒙止絕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朱萌雖然此事乃如吏輩之意敝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說於大府疑必有交聞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飾說况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遏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常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北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

間多不以舟小民趨目前之急不暇爲後日計况肯爲鄉曲計焉州縣計乎使米粟有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敝邑褊小今歲纔數旬不雨市輒無米鄉民素無蓋藏同官出入村塢者皆謂未常見困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奧大率可窺其有者乃儋石之儲耳風俗所自来非一日今日不爲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南之患洩於北之患也已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爲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恃以洩恐不容坐視薄遽亟此布稟焉

察言者之奸續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稟伏
幸台察

與張元善

漕臺數有便郵其發多值冗不克附問累託象先致
意會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
之襄陽則江漢湍淺曠日持父當漲溢時風濤險悍
類不可行陸運則自嚴山至班竹號六十五里山路
阻隘崎嶇其實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
用阻絕本軍至班竹八十五里乃坦塗又嚴山非市
井去處人煙踈闊儲草則可儲粟則難於看守莫若

葺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既固如在枕上矣長林巡視
小路常親歷其地叙說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
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代其
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遭回祿
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
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
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免諒
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
兩邑當事之難拯其敝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
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真可備藥籠中物韓昌

黎字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敝邑兩令皆賢教
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
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頃舉拙者不過扶持
勸勉使其善意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農賈
安帖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
曠旬械笞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濶用必聚觀此豈
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
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群者耳此輩
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
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辯其

曲直既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羲願改者固
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
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爲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
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
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趨向甚正議論有典刑到
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
之蒙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
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所孰何
引大體卧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也稽之事實
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群之人皆走憲臺此輩不之

他司而之憲臺殆必有悔而動今不問宜可動輒索案案之往也又不知所處動輒可恠聞憲臺之吏最無禮而又能觀其文移行遣似皆出吏輩敝邑亦有數事他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知之後便稟聞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知能有道以已之乎奸吏猾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久不奉問引筆輒累累如此可一笑也

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傾馳事皆得請

充用感服近日得雨稍大境內頗周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敝邑可謂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散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間以爲異時之備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乏之餘會若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綱處免苛留之患皆藉餘庇兌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滅裂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內有不及之數並仍舊流轉交易買賣遂

收不損壞者不赴塲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湊來換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日限其人來者頗以爲病前日令其限數日換三四千緡來者原原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閱之狀態不容不換與之所發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未足又當上免前日得新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溫厚有前輩典刑甚爲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

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志不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汪長林真愛民如子近有奸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嗾其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害民詞中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刪定太慈若只送縣愈起讐言民之意其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猾吏奸民爲柔良害者屢繩治之矣單辭虛僞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

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愚民但見械咎塵委試用希闊往往有慈仁之說其姦黠駟僧者實有所憚且惡其不便於已他未有可以中傷且倡和其間加大慈等語以爲媒孽之地帥庭之訟此其驗也帥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帥舊知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某不能拈出此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至盛怒章文賢甚某卽以書解之渙若氷釋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在隆興時曾傳聞一事卽以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錄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是事但所判

甚平却不至於長奸也此間號民淳但細民淳耳至其豪猾則尤陸梁於江浙也因筆不覺忉忉

第 3534 /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

図書館

4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box,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The text is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cludes the date "1918".

